

贺老爷的时空门

蔡小容

关于贺友直先生的连环画艺术，我写过散文，也写过论文，而由此衍生的与先生在数年间的交往，我还没写过。前些日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康健老师说他们正在编辑《贺友直全集》，问我这里有无相关书信资料，我就此把贺老寄给我的信件和书整理出了一份记录：七年，五封信，六本书。我写给他的信没有留底，看他的信再参照我的日记，我大致能把来龙去脉还原。

九十多岁的贺友直先生每天在上海的小街上散步。有人上前招呼：“您是贺先生吧？”他摆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目不斜视，他走过去了。这样的事情太多，家人总要替他向人解释，其实无须解释，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所有人，当然不能做众矢之的。贺宅的电话也常常响起来，什么时间什么人都有，要找贺先生。如果都要接待，九十多岁的老先生根本无法分身。所以他的时空门，轻易不打开。

我比贺老晚生了整整半个世纪，时间、空间，都相隔遥远。小时候，我看过他的许多连环画：《连升三级》《张飞审石头》《白光》《“老涩”外传》……他的笔法对于孩子来说是过于老辣了，但我认得，不会忘记，那些画面混合着连环画脚本的诙谐语言，时而会无厘头地在脑海中冒出来：

……明朝济南府，有个大财主。财主有独子，名唤张好吉。……

这是我童年的底子。上大学时，曾与一位画家说起我喜欢连环画，他很认同，给我一个保留性意见：“如果你一定要看，就只看一个人的——贺友直。”而事实是我从小到大已经看了大量的连环画，不可更改了。若干年后，我写了一本书，是以连环画为题材的散文集，我因为它而认识了贺友直先生。

2009年，我这本《小麦的小人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文章配图都是连环画，用在书中怕有版权问题，须设法解决一下才好。问题提出，有人在我博客上留言说：“小麦想找贺友直老，可以去找《读库》的老六啊。”我那时还不知道一个人办《读库》的老六，张立宪。但很快就知道了，也得知了他向贺友直先生约稿的轶事——电话接通，老人一声断喝：“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来了！”老六给老先生寄《读库》一个月后，他收到老人寄来的特快专递，里面是手写的信件及文章。激动的老六又打电话致谢，老人还是一声断喝：“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来了！”但后来，老人家很喜欢张立宪了，经常自己打电话找他。

按老六给我的地址，我写了一封信，把我最好的字写在最好的信纸上，并附上我写的文章。“小人书：贺家班系列”，这个系列是《人民文学》2009年的“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特选专稿”，我选择了贺友直先生绘画的四部作品《小二黑结婚》《山乡巨变》《李双双》和《朝阳沟》，写成四篇文章，反映从建国之初到七十年代几个重大历史时期里人民的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十天后，回信来了，老人的自画像印在信封上，他的目光从镜片上方看着我。拆读，纸上的字迹像刻钢板一样工整遒劲，行文客气而矜持，表示这样写连环画“尚有点意思”，同意我在书中采用他的画幅，同时特别说明，他的画仅作为我文章的图例，不能以其他形式出版——哈，我还没想到这个呢，老人家的思维真是非常清晰敏锐。信末他写道：

“我已虚岁八十有八了，精力日衰，如无必要请勿来信。因为写回信费时耗力，不复则失礼也。”

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一册，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打电话到贺宅，恰好是老人接的。他说书早收到了，连连地说非常好非常好。我知老人不喜人打扰，不爱听电话，说我就是问一下寄到没有的，您休息。之后几年没有联系，但有一桩有趣的事情。2010年的上半年，张立宪到上海拜

访贺老，和他谈到我的书，就让老人家拿着我的书拍了两张照片。随后老六就把这事儿忘了，到了下半年，忽然又想起了，就把照片找出来发给我，我一看喜从天降。照片拍得好极了——老人站在书桌前，戴着眼镜低头在看《小麦的小人书》，书正翻到有他的图画的那一页，他脸上的神情非常慈祥。这件事情的可爱在于自然随性，包括老六拍完照片就忘了，过很久忽然又想起这个环节都不可缺少，否则就没那么可爱。这两幅照片隔空传过来了老人的表情，使得本来可能不会再有的联系没有断开。又过了两年，我的一本长篇小说出版，书中有我自己画的插图若干幅，我给老人寄去一册，在扉页上写：“请贺老爷看看小容的画”。

“贺老爷”这个称谓是在我的文章中自然而然出现的，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画《小二黑结婚》，构思奇特，每幅图一分为二，左边的图“说”故事，右边的补充和衬托故事，形成或呼应、或影射、或反讽的效果。“您怎么想出来的，贺老爷？”我写到这里这么问，好像是在当面问他，问他的人也许是我，也许是一个抽象的观众；再给出他自己的回答：“我从川剧的后台都腔得到启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对话。“贺老爷”这个称呼真合适，算我发明的，但并不总用，只用在最恰当的书面场合。

贺老爷收到书，给我打电话来了。错过又接上，他高兴地跟我聊了十来分钟。他说，要孩子从小做大量的作业，使他们厌恶看书……“你说，这怎么得了？”九十一岁的老人了，说话如同他写的信一样，口语、笔迹、思维都极缜密有力。他还在画画，每天画两个小时。“九十岁还在画画的人有，九十岁还在画线描的，只有贺友直一个啦！”他无不得意地说。他要给我寄本书。我不安地问：“有人帮您去寄吗？”他说：“我找个事情上脱转转。”他住在巨鹿路，那条路我去过，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梧桐树小街。我想象他收拾好书，出门，穿过绿树葱茏的老街，上邮局去——春天正好，老爷子上街遛弯了。

“你收到书，再给我打个电话！”他寄的是特快专递，硬匣精装的图文书《贺友直自说自画》。这是2012年的事，他去邮局那天是4月30日，我还留着他手写的特快专递大信封。

同年9月他写来一信，谈《自说自画》，写了两面纸。信末的一段特别可爱：

“您若来上海，请到寒舍坐坐，我家在上海作协西边百余公尺的一条弄堂里，这条马路上有几家尚可的餐馆，请您吃顿便饭，若能伙的话喝盅孔乙己喜爱的绍兴黄酒，又若落在我家近边的HOTEL，就请您‘过早’吃我家乡的年糕汤或酒酿圆子。”

老人的心意，不可辜负。2015年1月，上美社邀我参加全新整理版连环画《三国演义》赏析会“群儒舌辩话《三国》”，使我有了拜访贺友直先生的最好机会。25日活动，26日一早我带着女儿先到上美社参观这所连环画的梦工厂，将近十点，我们穿过一条窄巷，上贺老家去。还没到，他打电话来了，我住在巷子里啦，他说：“你到了直接推门进来。”

推开临街的门，正对着门的是一长条楼梯，老人站在楼梯顶端的房门口。他每天出门遛弯，就从这楼梯爬上爬下。从这楼梯走上去，就进了他的“一室四厅”——一套一居室的老房子，他自己在文章里写道：“一室四厅感觉大”，客来作客厅，吃饭当饭厅，睡觉成卧室，画画当画室。真个感觉大，而且，太好玩了！一个四

方的大房间，以家具和布帘隔成四间，家具满满，东西多多，但整齐有序，老家具配搭新用品，够做全套道场。进门右侧那道布帘隔出的卧室里，是一张订做的架子床，床的上方订做成衣柜，衣柜上方还有箱笼物件，占满空间；而架子床上呢，靠枕头并排躺着布娃娃、布猴子、小熊大熊猫大鸭子，小熊靠在大熊的怀里。我真想哈哈大笑，但那成何体统，初次拜访，拜访这等闲不得见面的老先生，一个多小时只够我说些循规蹈矩的家常话。

见到贺老爷才知什么叫“精神矍铄”。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九十三岁，像六七十岁的样子，行动自如，耳聪目明。他用不甘心的语气跟我说，他现在不能出国了，因为航空公司不给办保险，说他在飞机上如果……就很危险……“好像我一上飞机就会掉掉了！”他大不以为然。哼，他还想去法国呢，法国邀请他。墙上挂了好多照片，有一张可能就是在法国的街头，起风了，老伴儿正在给他拉上棉袄的拉链。

坐了一小时，我喝掉了两杯上等普洱茶，九岁的女儿坐在小椅子上吃奶奶拿来的点心、饮料，把我和爷爷坐着说话的情景录了一分钟的像。在这一分钟的末尾，他起身要去另一间小书房取书送给我，我说您已经送给我好多书啦，他说：“我记得。送过你的不会再送。”去拿来一个考究的大本子，题字、盖章——这个本子叫《小小一碗面 浓浓邻里情》，中英对照，他还会讲几句英语呢，经常讲讲，so far so good.

回家后细看照片上的贺家，我的哈哈大笑延迟爆发。难怪他画的《山乡巨变》里有那么一组镜头，刘雨生

躲在他的小屋里偷看究竟是谁天天来给他做饭，瞥见盛佳秀进来，他与她捉迷藏似的你进我退，闪转腾挪，布满了各种家什帐幔的逼仄小屋够这两个人这里那里活动的。贺老爷最擅长螺狮壳里做道场。我发现我与他对坐的八仙桌，就是他1952年进新美术出版社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在旧货店买的那张老红木麻将台，四边有放筹码的抽屉，六十多年来一直是他家的餐台。他的家，则是1956年新美术并入上美社，他上班近一点而找到买下的房子，他从那时起一直住在这里。

那年秋天我上飞机走了，到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一年。2016年3月16日，好些个人给我发微博微信，说：“贺友直先生去世了！”当时我有苦难言，难以作答，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刚得到消息，我母亲病危，我们正在办各种手续、订机票、收拾行李赶回国。原来空间与时间是这么地坚固而深厚，要经过漫长的穿越——转了几道飞机，整体飞行38小时，距离出发46小时之后，我回到家乡，在重症监护室见到了医生说只能维持一天而等了我三天的妈妈。但她没有醒来，次日傍晚她去世了。从美国回中国的半个月，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时空的褶皱……

2016年3月17日，我还在天上飞着，《天涯》杂志微信版发表了2008年写的论文《两个人的〈山乡巨变〉——从连环画看原著》：“蔡小容这篇可能是国内讨论贺友直先生与周立波先生《山乡巨变》最深入的文章了——哀悼贺友直先生。”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2018, 10, 3-7



客堂间（重彩画）李守白 选自2018上海世博会

杨万里文的来历

王培军

这样短的跋，但是它的后半，却是全套了《庄子·大宗师》来的：“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诼，於诼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在杨万里之后，套《庄子》此节的，还有晚清的龚自珍。龚的《乙卯之际塾议第二十五》发端云：“闻之聪古子，聪古子闻之思古子，思古子闻之谛古子。”又《述思古子议》云：“闻之观古子，观古子闻之聪古子，聪古子闻之思古子。”（《龚自珍全集》12、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可

谓一再而、再而三了。龚自珍为文本也好奇，又做过“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的句子，其作文用《庄子》，毫不足怪，不过他和杨万里的套法，都不免有偷懒之嫌，因为一见之下，就立刻能知其来历。好的仿用，是应该“拟议变化”，不着痕迹，不那么容易看出才是。

说到“拟议变化”，杨的另一篇《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似乎要好一些；其文之开头云：“予畴昔之晨，与客坐堂上，遥见一健步黄衣，负一笈至庭下。呼而询其奚自，曰：‘自参政公范氏也。’发其笈，公

在我中学六年的语文老师里，赵新仁老师是别样的一个。

他说话n、l不分，sh与f也不分。比如他会把“南瓜”说成“兰瓜”，把“喝水”说成“喝非”。更要命的是他说话口齿不清，一句话的结尾处总让人听起来含糊糊糊底气不足。

高一结束分文理班，我选了文科。选文科不是因为我理科不行，实在是不喜欢物理老师的嗓子，尖得能让人精神分裂。于是我就遇到了教语文的赵老师。赵老师第一节课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上来就说：“遇到我算你们幸运，我带你们两年，你们的语文成绩保证能平均提高五六分。”口齿不清和说话的习惯，让赵老师“保证”后的“能平均提高五六分”显得根本就是对“遇到我算你们幸运”的否定。不过那时远不及现在在对考分的关注，大家对分数提高不提高没放在心上，只对赵老师的说话习惯感兴趣，背地里喊了他很长时间的“五分老师”。

那时住在学校里的老师都是见缝插针地安排住房，赵老师一间五个平米不到的宿舍在学校广播室旁边，远离学生和其他教工宿舍，离教工食堂也最远。可能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的氛围，赵老师从不与其他教工一起用餐，他打好饭菜就从食堂出来，边走边吃，一般刚好到宿舍门前吃完，当然也有吃不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 from 裤兜里晃晃唧唧掏出一大串钥匙，熟练地用嘴挑出一把，插进锁孔，拧转，推门，进门，哐当又关上门。春夏秋冬四季如此，刮风下雨飘雪皆如此。赵老师吃饭在我们眼里是一道风景，他吃饭很甜很香，早晚咸糊糊他边走边喝，午饭炒菜他边走边吃，无论早晚，总是右手拿筷子，左手既端碗又攥两个大馒头，走两步停一下，或喝汤或咬馒头或夹菜。有时遇到汤水过热，他会边走边吹边吸吸溜溜地转着碗沿喝。他穿的鞋永远大两码，踢踢踏踏地走路。遇下雨，他就在伞下吃，走两步停下，吃一口再走，不管地面有无积水，也不管自己裤管湿了半截。

我的另一个赵老师，地理，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有一次在课堂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扯起语文赵老师，说：“你们赵老师，人戏。”

赵新仁老师入戏，我们知道。

他上《孔雀东南飞》，讲到焦仲卿刘兰芝二人分手时，读“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竟哽咽不能语，半天，眼含泪花，望着空荡荡的星架长叹一声，摆摆手让我们自己读书，一个人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去了。课文总是要讲下去的，下一节课，说到刘兰芝“脱裙挽丝履，举身赴清池”时尚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到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后就再也无法抑制，一屁股坐到讲台的水泥地上大放悲声，双手握住自己的双脚，哭得涕泪涟涟，无法自己，活脱脱一绝望女人。太震撼了，我们目瞪口呆。但很快，我们以极高的朗读音量盖住了赵老师的哭腔。赵老师入戏后心里就没有了我们，但我们很感动，我们用声音掩饰他事实上的尴尬。

但后来还是发生了不愉快，仍是《孔雀东南飞》，那是人戏的赵老师和我们在两年的相处里仅有的一次不和谐。这篇文章，赵老师走进走出地教了我们一个礼拜，六节课的最后两节课是赵老师的总结和控诉，他歌颂刘兰芝的善良、勤劳、美丽和反抗，批评焦仲卿的软弱与愚孝，控诉封建家长制，怒斥刘兰芝婆婆的蛮横、专断、霸道无礼，鞭挞刘兰芝兄长的自私、冷漠、无情，总之那节课赵老师口齿不清、喋喋不休、唾沫挤满了嘴角。他时而怒目圆睁，时而眼含泪水又布满柔情，就像一个咬词不准又停不住的爱唠叨的老妇人。恼人的是，他重复，歌颂、批判、控诉之后再重新来一遍。还要再来一次刘兰芝如何如何美好的时候，我们班最能捣蛋的赵保龄没举手就站了起来，将了赵老师一军：“刘兰芝勤劳吗？指如削葱根的女人不可能三日断五匹，夜夜不得息是她自己说的，我怀疑刘兰芝说了谎。”我们都兴奋地看着赵老师。赵保龄说完后，赵老师愣在那儿，双眼大睁，瞪着赵保龄。他的脸越来越红，鬓角青筋暴起，眼含怒火，嘴角哆嗦，足足分把钟。教室里鸦雀无声。恢复常态后，赵老师叹了一口气，摇摇头，用有些无奈有些恨铁不成钢又有些理解的语气对我们解释道：“这是文学手法，文学，明

张
蛰

入戏的赵老师

白吗？”这时下课铃声刚好响起，入戏的赵老师获得了解救。

1985年我们读高三，也就是赵老师教我们第二年的时候，一次无意间看到赵老师在读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很好奇，我们不知道王力是谁，更不懂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教书之外为何还要读这种看起来枯燥无聊的书。赵新仁老师一脸的自豪与得意，乐呵呵地露出一嘴的大黄牙说在自考，自学考试。“老师也要进修学习，”他拍拍保龄的肩膀，嘴角有唾沫飞出。其后我们慢慢知道，他已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正在自学攻读中文本科。于是就有理解他为何每顿饭都要端回宿舍吃，为何总是把自己关在一间不足五十平方的狭小房间里。枯灯独坐，清苦捧读，寂寞里有寄托，这对容易入戏的赵老师倒不失一种安慰。

那时候，乡村中学男教师的家庭生活多半是“一头沉”，自己吃计划公家粮，妻子在田里种地干活忙，吃计划的城镇姑娘没人愿嫁乡村教师。赵老师自然不例外，每个周末，我们就会看到他鼓鼓囊囊弄了一包该洗的衣服回家。地理赵老师有次语带双关地对着他说，“装这么满，够小孩他娘喝一壶的。”赵老师嘿嘿直笑，不回答，穿着大两码的脏兮兮的破黑皮鞋，笨拙地跨上吱吱嘎嘎的自行车出了校门。

后来我去南京读书，赵老师曾先后两次写信让我帮忙买自考资料，每一次都在信纸上重要的地方划上红色的波浪线，像当初批改我们的作文。划了波浪线还不放心，再在下面划上三角符号，信的末尾还反复说着感谢的话，啰嗦得就像他上课。每次，赵老师都会在信封里附上回寄的邮资和买资料的费用，非常认真地迂腐。

在这里，赵老师向我坦承参加过自学考试的现实考虑，寄希望有一天政策松动，自己的本科文凭能让全家人的身份改变，妻子孩子可以吃上计划口粮。“农村太苦了。”赵老师在信里说。

赵老师没有等来政策上的松动，但自学考试取得的本科文凭确实改变了妻子儿女的身份。大约是1988年，西部有一个吸纳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教师人才的计划，像赵老师这种“一头沉”的家庭，可保证家人有城镇户口，可以吃上计划口粮。于是赵老师举家西迁了。我极力想象他西迁前后的场景，想他一脸憨厚又呆气的表情，走路低头吃饭的样子，他高兴起来的一嘴黄牙，可是一片模糊，脑子里最最清晰的场景只剩下他教学《孔雀东南飞》的一些琐碎片段。

赵老师去的是新疆博湖县，我曾在1989年春天大学毕业前夕给他我一封信，并在信里像他一样附了邮资，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万里迢迢，或许他根本就沒收到我的信，也可能他的回信在归途中遗失，自此，再无赵老师的消息。

凡千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闾理篋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语言嬉游，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觞一饭，显焉无有忘弃者，不觉出涕。”（《樊川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据上云云，杜牧是在半夜里，听得有人送书，发函而读之，才知是请他作序的；杨万里则则是在早晨，看见送书之人，索其书而读之，而也是要他作序的。如此的“偷书”（皎然语），无论如何，是脱不了“作贼”之讥的。

此外我们还知道，杨万里与范成大是同榜的进士（均为1154年即绍兴二十四年的进士；又张孝祥亦此年进士，为廷试第一，且较二人小五六岁），又封“尤萧范陆”为四大家，并作一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进诺楼寄张功甫姜尧章》；又《诗人玉屑》卷十九引杨万里《诗语》，亦可参）其与范成大的交情，自是匪浅，而乱仿不识李的杜牧，实在是故为张致。

筆會

「文匯筆記」
微信二維碼